

雁北堂出品

蛇从革 著  
THE MASTER

# 大宗师

七星易主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蛇从革 著  
THE MASTER

# 大宗师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宗师 . 6, 七星易主 / 蛇从革著 .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70-1640-1

I . ①大… II . ①蛇…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285514 号

出 版 人 : 刘志松

责任编辑 : 李 丹

责任校对 : 李瑞苑

责任技编 : 刘振华

装帧设计 : 宋晓亮 冉 冉

大宗师 . 6, 七星易主

DA ZONG SHI.6, QI XING YI ZHU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道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南楼 12 楼 邮编 : 510060 )

邮购电话 :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http://www.tourpress.cn)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房辛店村 288 号 )

880mm × 1230mm 32 开

9.25 印张 191 千字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 井 篇



算沙部：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七进，八万九千四百三十五出

罗新璋门户大开，身体松弛，已经无法进行任何反抗。

邓瞳的灭荆宝剑伸到了罗新璋的咽喉前，手臂微微晃动，剑尖上扬，托起罗新璋的下巴：“老牛鼻子，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罗新璋一言不发，脸色灰暗，眼光散乱：“我倒是要看看王鲲鹏的徒弟有没有这个本事。”

邓瞳把剑尖刺入罗新璋皮肤半分：“你打赢我了吗？你都输在我手上了，还问我有没有本事？”

“那你为什么不下手？”罗新璋冷冷地说，“王鲲鹏这么深厚的背景，处理一个老头子的尸体，应该不在话下吧！”

“我还就是不杀你，怎么啦？”邓瞳大声喊，“你以为我是傻瓜吗，你说什么我听什么？说的好像我不敢动手似的！”

罗新璋说：“那你手抖什么？”

“我衣服穿少了，冷得厉害，行不行？”邓瞳心虚，虚张声势地大喊。

“邓瞳。”柳涛在旁边说，“让他走吧。”

邓瞳扭过头，对着柳涛大喊：“你也以为我不敢杀人？”

“哈哈……”罗新璋用手指把灭荆拨开，“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杀死过两个人了，敢不敢杀人，我看得很清楚。”

“你一个手下败将！”邓瞳嘴里仍旧不肯认输，“在我面前嘴硬什么？”

罗新璋把背后的剑鞘解下来，放到邓瞳脚下：“论比拼法术，我输了，我承认我赢不了你，但是你撑不过第三轮。”

邓瞳看着柳涛说：“有这么耍赖的人吗？”

罗新璋说：“当年我曾经被人五花大绑推进一个土坑，要掩埋我的人，始终不敢拿起手中的工具在我身上掩土，犹豫了一整夜，到了天亮，释放我的消息到了。我还记得他们的眼神。”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邓瞳问道。

“因为那几个人——”罗新璋说，“他们的眼神，跟你现在的一模一样。”

罗新璋说完，缓缓走开了：“我不是耍赖的人，我的佩剑断了，剑鞘留给你，算是你胜过我的证据。”

邓瞳看着罗新璋越走越远，大声问柳涛：“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那你要怎么样？”柳涛摊着手，“你教教我该怎么办。”

“我哪儿知道，我师父就要我守着你们洞里的冉遗，又没有要我杀人！”邓瞳突然找到了台阶，“我做到了啊，我把这个老牛鼻子打赢了，冉遗也好端端的，我完全照着师父的吩咐做的嘛。”说完，立即又洋洋自得起来，“我只是懒得亲手去弄死他……”

话还没说完，邓瞳发现无数鬼魂突然在身边消失。接着罗新璋的脚下伸出了一条巨大的手臂，抄起罗新璋，手掌翻转，迅速扑入地面之下。

罗新璋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果，并没有反抗。转眼间，地面上空空荡荡的，罗新璋已经消失不见。

邓瞳拿起地上的剑鞘，才能让自己相信，罗新璋真的瞬间消失在自己眼前。过了很久，邓瞳才颤抖着问柳涛：“我们该不该报警？”

柳涛已经彻底无语了：“你还是考虑一下自己吧，第三轮的对手就要来了。”

邓瞳蹲坐下来，把剑鞘立在地上，陷入了沉思。

世俗的世界与术士的世界。

这是王鲲鹏又一件担心的事情，也是他对付张元天的一个巨大缺陷。

黄坤、黄溪、邓瞳、方浊、寻蝉、何重黎都是世俗世界的年轻人，他们遵从世俗的道德，没有能力去左右人的性命。

而申德旭曾经跟着孙拂尘在三峡做过很多事情，孙拂尘在青滩上的厌胜术操纵了几千人的性命。宋银花还在幼年的时候，就

出手给何家人下过蛊。徐云风早已不被世俗承认，世俗的一切都束缚不了他。可是这几个年轻人不同，他们在阵法里绝对不会用真正的杀招，而他们的对手，却不会手下留情。

这是整个阵法的最大缺陷。当然王鲲鹏并非没有办法解决。

百鬼朝拜的邓瞳，既然他还不能突破世俗，那么王鲲鹏只得自己来解决这个难题。

现在邓瞳已经彻底傻眼了。

他终于明白，自己到天玑来守星位，并不是来过家家，并不是血气方刚地来打架，而是要遵从术士世界超越世俗社会的规则。阵法里的术士输了就会死，或者被鬼魂吞噬，这就是术士世界里的规则。现在轮不到邓瞳去纠结，王鲲鹏给邓瞳真真正正地上了一堂课。

柳涛轻声问邓瞳：“你要放弃了吗？”

“我还能走吗？”邓瞳虚弱地抬起头，“现在走还来不来得及？一个人瞬间就能消失不见了。”

柳涛摇头：“我只知道，如果你现在走了，你师父，还有其他六个星位的人，都会跟刚才那个静明道的道士一样……”

“那就是走不了了……”邓瞳声音细不可闻，“这事，没我想象的那么好玩。”

王鲲鹏把天玑星位的对战结果在阵法里流转。

六个星位都知道了邓瞳的百鬼朝拜已把罗新璋拖入地下黄泉。申德旭、宋银花都还罢了，方浊和寻蝉，黄坤和黄溪以及何重黎

都心中一凛，七星阵的所有星位，气氛变了。

整个七星阵；杀意顿时蔓延。

徐云风看着万永武：“动真格的了……”

万永武的脸被炎剑的火焰晃得一明一暗：“是的，不过你为什么一直犹豫，让我觉得奇怪。”

徐云风说：“现在他们也都知道，全部回不了头了。”

“王鲲鹏是老严的得意门生。”万永武说，“他怎么会让你们这种人进入阵法，我不明白。”

“如果你早点明白这点——”徐云风驱使的人傀再次站到了万永武的身后，“可能你还真的有机会赢过我，但是现在迟了。”

人傀是悄悄爬起来的，没有任何声息，万永武并没有发现。万永武的手掌虽然烧成了枯骨，但是他并不在意，仍旧死死地用指骨扣住炎剑。他的所有注意力都在炎剑上，忽略了人傀。

黄坤手中的赤霄和师父的炎剑配合，让胡东陵无法躲避，宝剑在胡东陵的背部划拉开了一道一尺长的伤口。

幸亏胡东陵身上一直背负着一个马鞍，抵挡住了宝剑的大部分力道，虽然后背鲜血淋漓，但是并没有伤到筋骨。

黄坤和黄溪看见被劈成两片的马鞍掉落在地上，都心中惊异。

胡东陵看见马鞍后，顾不上身后受伤，立即扑到马鞍上，两手把马鞍护住。过了一会儿，胡东陵又把马鞍拼凑好，勉强要背到自己背上，可是马鞍已经裂成了两片，这是徒劳的。胡东陵十分无措，看着马鞍，好像要哭出来。

胡东陵的异常举动，令黄坤迟疑，并未用赤霄乘胜追击，只是眼睁睁看着对方惶急地要把马鞍佩戴到自己背部。

刘陈策在一旁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举动，意识到现在正是胡东陵最容易被攻击的时候，于是对黄坤喊道：“黄坤，你还不趁机动手？”

黄坤却知道胡东陵现在的状态并非是因为被赤霄宝剑劈伤，而是被自己身上的马鞍扰乱了心神。

黄坤犹豫片刻，心一横，决定出手。

正在这时，胡东陵的身体瞬间佝偻下来，脊背几乎弯曲成了九十度，就像一只虾米一样，姿势看起来十分滑稽。在黄坤看来，这个姿势却十分可怜。他手中的赤霄，无法再向前伸出半分。

刘陈策看到了黄坤的迟疑，焦急起来，对陈秋凌说：“这人到了关键时候就掉链子，王叔叔真的没说错……这个窝囊废！”

陈秋凌却轻轻地说：“他不是掉链子，而是有怜悯之心。他是一个好人。”

胡东陵的身体已经开始痉挛，但是仍旧在地上捧着那两爿马鞍，哆哆嗦嗦地说：“我马上就戴上去，马上就戴。”

黄坤看向黄溪，他们已经知道了邓瞳毫不留情地对付了罗新璋。可是他跟黄溪从来没有动手害过人，更何况现在面前的这个老头子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刘陈策急了，对着黄坤大喊：“你面前的这个人已经死了，五十年前就死了。他根本就不是活在世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人的存在。”

黄坤喃喃地说：“我知道，他早已经病死了，可是这能骗所有人，我怎么能骗自己呢。”

天璇星位开始幽暗，游移不定。

王鲲鹏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他最难过的一个关卡：世俗的年轻人与术士的差别。他们还没有勇气伤害对手。

邓瞳是这样，黄坤更甚。黄坤是一个比徐云凤内心还纠结矛盾的人。刚刚经历了对自己爷爷黄松柏的否定，现在又让他否定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普世规则。

王鲲鹏的心吊起来，对着旌旗，想着，自己冒这么大的风险把策策安排到天璇星位，就是让黄坤不要犹犹豫豫，束手束脚，希望策策在关键的时候帮黄坤鼓劲。

可是现在王鲲鹏觉得自己这一招是画蛇添足，不仅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黄坤在这种时刻根本就不会听从一个小姑娘的劝说。

如果因为黄坤的优柔寡断，让策策也……

王鲲鹏不敢再想下去，只能看着旌旗上的天璇一明一暗。天璇明亮代表着黄坤的杀意，表明黄坤心中正在鼓足勇气，但随即因为黄坤的犹豫又星光黯淡。

邓瞳对付了罗新璋之后，才会反思自己的作为。黄坤不同，黄坤在做之前就开始思考和迟疑。这种临阵摇摆不定的性格比邓瞳大咧咧的胡闹更加凶险。

王鲲鹏心中焦急，胡东陵的能力本就远超过黄坤，本来就需要七星阵法的相互照应黄坤才能占据上风，可是黄坤却在这个节

骨眼上迟迟不敢出手。

时间流逝，王鲲鹏看向了摇光星位。

徐云风面前的万永武被人傀用巨大的手掌一把按到了地上，瞬间无法反抗。

知道自己的炎剑被阴阳四辨骷髅再次调动，徐云风把炎剑收了起来，干脆对王鲲鹏的调动不做丝毫回应，而是用手去抓万永武的喉咙。

万永武的喉咙被徐云风的手掌抓得冒出火焰。可是他的手掌指骨瞬间长出血肉，反手回来，也紧紧拽住徐云风的手腕。两人僵持不动。人傀在万永武身后，一把抓住他的一条胳膊，就要将他撕成两段。

王鲲鹏调动摇光的炎剑劈砍天璇的胡东陵的意图，被徐云风拒绝了。

徐云风的意思王鲲鹏知道，黄坤不是邓瞳。邓瞳可以在别人的帮助下改变自己的想法，而黄坤不行，黄坤一定要自己想明白。王鲲鹏知道徐云风决定让黄坤自己去选择，如果强行干涉，黄坤可能会彻底放弃，这样的结果更加可怕。

王鲲鹏不再调动，现在七星阵法成败的关键，又到了黄坤的身上。

黄坤丧失了战胜胡东陵最好的机会。

胡东陵已经站起身来，身体仍旧驼背，但已经绝非是刚才扭曲的姿势。

胡东陵手里拿着马鞍，然后远远地把两具马鞍扔到了远处，“我终于不用再戴着这个玩意儿了。”

刘陈策看着陈秋凌，摇摇头。

黄坤瞬间感受到了胡东陵的记忆：胡东陵在接受惩罚。管教在他的后背上强行装上了一个马鞍，然后对着所有旁人说：“既然他偷吃了马料，那么就干脆配上马鞍吧。”

这就是黄坤最大的弱点。

王鲲鹏和张元天交手的第一轮，已经让张元天对每一个星位的人选都有了清晰的认识。

王鲲鹏无奈地想，张元天作为一代术士宗师，比自己多了几十年的经验。第一轮试探性的交手，已经让他获得了足够的信息。

第一轮已经是艰难过关，魏老爷子在方巍压力下去世，已经付出了一颗暗星的代价。但是事情并非如他预测的那样发展。第二轮的对手，法术上让王鲲鹏更加难以支撑。很明显，现在张元天对付四个还不能脱离俗世规则的星位镇守者，分别派遣了各种针对性的对手。

比如罗新璋，虽然最后输了，但是已经把邓瞳内心中最不愿意显现的性格表现出来。邓瞳是绝不可能认输的，可是他在遇到罗新璋之后，陷入了绝望中。

现在是黄坤，黄坤的优柔寡断是他最大的弱点，一旦心慈手软也会成为被敌人掌控的缺陷，那就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法术的高下并不是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王鲲鹏当年遇到了那

么多高于自己的对手，全部凭借过人的意志力战胜了。

现在张元天也在用这个方式对付七星阵法。除了摇光星位，张元天在每个星位上都找出了星位镇守者的弱点。王鲲鹏现在真的开始考虑失败了。

天璇星位，玉泉寺下，刘陈策、陈秋凌、黄溪都知道给不了黄坤任何帮助了。

胡东陵的记忆是真的，就是因为是真的，才能让黄坤彻彻底底陷入怜悯的情绪里。黄坤看到了胡东陵因为偷吃了农场里的马料，就被罚配上马鞍干活，那不过是一块没有任何营养的豆渣。跟他同住一屋的老付行将饿毙，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躺在床上，如果他躺的几块木板只铺着一点黑漆漆的棉絮的地方能够称之为床的话。老付在半年前小腿肿胀得厉害，皮肤透明没弹性。现在他的小腿的浮肿已经消退，只剩下了皮包骨，仿佛当初的水肿就是他小腿里的所有血肉，水肿退去，肌肉和血脉也都随之干涸。

黄坤彻底进入了胡东陵的记忆，他的眼光随着胡东陵的记忆，把这个破烂的小屋看得清清楚楚。黄坤看见胡东陵把头伸出窗户，警惕地看了看，然后飞快地把豆渣饼捏了一点，塞进嘴里。他吃得很慢，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肠胃无法承受这种只有牲畜才能消化的食物。

胡东陵的身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十分微弱，这是老付体内最后一丝生气，从他的喉咙里泄漏出来。

胡东陵停止咀嚼，他想起老付在清醒的时候哭着说过，如果

在饿死之前，能吃上一口牛排就好了。

胡东陵不知道什么是牛排，但是他以前一年还能吃上几顿牛肉。老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自己死前，能够吃点东西，是不是牛排都不计较了。

胡东陵想了想，把豆渣饼捏了指甲大小一块，喂进了老付的嘴里。

老付的嘴巴本能地翕动几下，然后不动了。老付死了，这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胡东陵通知了管教，来了几个行尸走肉一样的人，都瘦弱得仿佛一阵微风就能被吹倒，他们把轻若无物的老付尸体扔到了农场边缘的一片沙坑里。而老付嘴里没有咀嚼完的豆渣饼，成了胡东陵被惩罚的导火索。

胡东陵清晨被管教带到了操场上接受惩罚。胡东陵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决定逃跑的，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身份。他觉得自己还有活路，因为他是当年张元天钦点的点传师。

他如果能够离开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凭借他的本领，一定能苟延残喘地活下来。

黄坤看到了胡东陵在蛊惑一群即将饿死的人，让他们跟随他一起逃跑。黄坤知道，胡东陵的本意并非如此，他计划的路线很艰难，普通人很难走过那几十公里的戈壁。

胡东陵需要食物，逃跑路上的食物。

可惜，胡东陵并没有逃出去，他的计划落空了。黄坤看着面前的胡东陵，轻声问：“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有人不愿意想

起自己最难以接受的事情，就会自动把这段记忆给忘掉。那件事情……你想得起来吗？”

胡东陵看着黄坤，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摇头：“我不记得了。”

胡东陵被追上来的守卫抓到之后，带回了农场，农场里的马饿死了，其实不是饿死的，是被人偷偷打死的。但是无所谓了，现在有胡东陵承担这个罪行。

马肉是断然没有胡东陵的份的，他是罪人。但是农场似乎与世隔绝，连送他去监狱的人手都没有了。胡东陵倒是希望能被送到监狱，听说离此地最近的监狱去年偷偷囤积了一点粮食的种子，表现好的犯人，每天能得到一些吃的。

马死了，农场里的一些工作还需要做，所有人都痛恨胡东陵偷马料的行径，最终大家一致同意，让胡东陵顶替马的工作。

“既然他偷吃了马料，那么就干脆配上马鞍吧。”

谁也没有想到这反而救了胡东陵一命。

因为胡东陵作为农场的“牲口”，要来往于水井与营地之间，每三天背负着身上的马鞍，拖着一个拙钝的木车，木车上放着一个水桶，里面是农场三天的饮水。

在水井与营地的道路上，有一些尸体，胡东陵日复一日看着尸体腐烂。春末时，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些尸体的腹部长出了麦苗。麦苗已经长了一段日子了。现在胡东陵明白了，这

些人，并非是饿毙，而是撑死的。他们偷吃了农场里的麦种，麦种很难消化，他们会感到口渴，于是狂奔向水井去喝水。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无法让他们走到水井，于是纷纷倒在了路边。由于水井和营地之间的道路非常荒凉，也没有人掩埋尸体。

这些残存胃里的种子到了春天开始发芽，慢慢长出了麦苗。这些吸收了尸体血肉作为养料的麦子长得粒粒饱满。胡东陵慢慢收集这些麦子，仔细磨了，混合着井水吃掉，勉强挨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胡东陵在水井边发现了一个鼠洞，他本来是想把里面的田鼠掏出来吃掉。结果田鼠对他发起了攻击，在那个饥饿的年月，老鼠并不害怕人类。

胡东陵最终咬死了这群田鼠，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田鼠的洞穴里，竟然囤积了一堆麦子，他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了。

胡东陵再也没有犯傻，这个秘密，他没有告诉其他人，而是小心翼翼地每天吃一点存粮。看着营地里每天不停饿死人，胡东陵庆幸自己的幸运。

他背上了这副马鞍，却因祸得福，因为没有人有力气再走向水井，甚至也没人有力气去思考，这个如同牲畜一样的人，每三天驮运一桶水，竟然还能一直坚持下来。

胡东陵在救济粮到的那天再次逃跑，这一次他成功了，因为谁也不再留意他的死活。后来清点人数的时候，把他计入了病死的名册。

胡东陵回到了昆仑山，之后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都跟他无关了。他始终惦记着那些腹部长出麦苗的尸体，还有那一窝为了食物跟他拼命的田鼠。

他开始用驯服牲口的方式驯化老鼠。几千只老鼠会在他的身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声音此起彼伏，让人浑身发毛。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昆仑山，站在无数老鼠之中向胡东陵问道：“你还记得你是张真人的点传师吗？”

年轻人的声音，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老鼠磨牙声淹没。

……

“咯吱、咯吱……”

黄坤现在就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随即知道，刚才的回忆，是胡东陵故意让自己看到的。

无数的老鼠爬满了十四具铜尸的身体，铜尸静静地站立，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老鼠啃咬。

黄坤因为怜悯，错过了对胡东陵的制胜一击。而胡东陵绝不会因为黄坤对自己的同情放过他，因为对于胡东陵来说，黄坤的同情心正是他针对黄坤的武器。胡东陵早已经想通了，绝不会在这一点上再犯任何错误。

刘陈策已经要晕倒了，她跳起来大喊大叫——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老鼠。看到那些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突然钻出来的老鼠，她知道这与跟黄坤作对的老道士有关系，但是她已经顾不上思考这些事情了，她现在要做的，就是逃跑，逃得越远越好。相比之